

【文坛往事】

□林建刚

20世纪的山东作家,多带有浓厚的乡土情结。杨振声的小说《渔家》、臧克家的诗歌《三代》、张炜的散文名作《融入野地》等等,无不体现了对故土的深深眷恋。至于莫言,那就更不用说了,他的文学王国“高密东北乡”,也完全建立在他生长的乡村土地上。在这些优秀的山东作家中,乡土情结浓厚的李广田,也颇引人注目。

李广田最初在文坛崭露头角是因为他的诗歌,虽然他后来的散文更有名气。而说到诗人,大家可能对《断章》的作者卞之琳非常熟悉。其实,在上世纪30年代的诗坛上,李广田是和卞之琳、何其芳齐名的诗人,他们合称“汉园三诗人”,并合作出版《汉园集》。

李广田是山东邹平人,其家乡靠近黄河。黄河之水导引他走向了文学之路,读初中时李广田就开始写诗。然而,他却因为爱好文学引来了一场灾祸。

“五四”过后的中国文坛,对于新兴的苏俄文艺情有独钟。别林斯基、托洛斯基等人的文艺评论引起了许多青年人的青睐。出于对文艺的热爱,李广田从北平订购了托洛斯基的《文学与革命》,结果却因此被抓进了监狱。当时的山东军阀张宗昌视苏俄为洪水猛兽,在他治下,但凡阅读苏俄文学的人,都被视为暴力革命分子。订阅托洛斯基《文学与革命》的李广田也因此被视为危险分子而入狱。

李广田绝对不会想到,在他的人生历程中,托洛斯基始终是他的克星。很多年以后,当李广田再次遭遇不幸时,订阅托洛斯基的书成为他思想接近托派的证据之一。

托洛斯基笔下关于“文学与革命”的话题,也成了李广田一生的写照。在其人生的开端,李广田引起人们关注,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,他在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等创作上多有建树。但另一方面,随着抗战的爆发,李广田亲身经历了国统区治下的贪污与腐败,延安解放区成为他心目中光明与解放的所在。于是,李广田开始了从作家身

【风过留痕】

□王佐良

我的脑瓜子对外语不敏感,却偏偏喜欢外语,为此费的力气,实在不好意思说。记得初中第一堂英语课,老师教了A、B、C三个字母,还领着朗读了几十遍。我还像小学时那样,一早起来朗读,因为小学语文老师一进教室照例要我站起来背课文。我一遍遍地念着A-B-C, A-B-C……可突然一下子,我忘了A怎么念了,急出一身冷汗。“这是A。”哥哥看我憋得脸通红,连忙提醒我。他虽然学的是俄语,但数理化要用英文字母。唉,这英语,我能学好吗?

“文革”来袭,然后上山下乡,把我与学习隔开十万八千里,脑子变得越来越空白。后来公社让我到小煤窑工作,1974年又让我到淮南煤炭学院进修,数学第一课就是解析几何,我脑子突然像还魂一样回忆起那些学过的字母来了,还要加上希腊字母 α 、 β 、 δ ……我死命地记啊写啊,可是进修结束回到煤窑,除了远处山上“农业学大寨”五个大字,我好像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文化。一天下午,我在宿舍里画图纸,突然听到广播里传出来朗读英语的声音,我冲出去一看,是小王把煤窑的广播调到了

李广田:文艺与革命的歧途



▲1960年李广田与夫人王兰馨在昆明。

份向革命者身份的价值转换。这一价值转换的高潮,是在1948年前后,他一方面以学者与作家的身份出面,争民主,要自由,另一方面,则以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,暗中保护追求进步的革命青年。

从作家到革命者,李广田思想转变的深层动因是什么呢?在我看来,这恰恰源于李广田的乡村情结。

与其芳、卞之琳不同,李广田内心深处,一直涌动着泥土情结,他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与悲悯,使他一直有一种融入土地,融入民众的思想冲动。在他早期的诗《地之子》中,李广田写道:“我的故乡是一片荒芜,那金色的沙原是我的保姆。我曾经在她怀里做过童年的美梦,我曾经在她背上踏过青春的脚步……她说,我出自黄土,还终归黄土。”李广田逝去多年后,在他百年诞辰之际,著名诗人牛汉还评价李广田“的确是齐鲁大地的‘地之子’”。

这种乡土情结,使他由衷地热爱底层民众。再加上当时李广田热爱苏俄文学,苏俄文学中的民粹主义情绪无形中影响了李广田,这也是李广田从自由主义文学家走向革命者的思想动因之一。

说李广田是自由主义文学家,源于他所接受的教育。中学毕业后,做了一段时间的中小

学外语

英语讲座节目上,啊,这个偏僻的小山沟里还能听到英语!我于是怂恿小王每天下午这个时候播英语广播讲座,小王的父亲是公社革委会主任,他干什么都没关系。开始几天还顺利,可很快就有人厌烦了,一天,何书记吐着烟圈走进我的宿舍,说:我不听这东西!煤窑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哎呀,我要是有台收音机就好了,可是,买不起啊!

1979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年,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成立并开播英语课程,那时我已在工厂工作,厂领导体谅年轻人学习的渴望,允许上班抽一点时间听课。我加入了学英语的行列,每当屏幕上出现郑培蒂老师讲课,我就感到特别亲切。我一课不落地听,下了班就拼命朗读,做作业、背单词,有时上中班,我就跑到厂外的小树林里朗读。可是读了没几天,就发现有小石子儿噼里啪啦地落在我身边,有的砸在我头上。我也不去理会。勤奋自有回报。接连几次考试,我在巢湖地区都是第一名,在省里也排第二、三名。有一次郑培蒂老师讲解试卷,说:这一题,安徽的王佐良做得最好。我心里涌起一股热流。

学教师后,李广田很快就考上了北京大学预科。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,他深受国外国内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。国外方面,当时的李广田最青睐英式小品文,这一时期,李广田非常喜爱三个英国作家,即写过《塞耳彭自然史》的吉尔伯特·怀特、写过《绿官》的何德森和写过《道旁的智慧》的玛尔廷。这些“家常闲话”式的英式小品文成为李广田模仿的对象。与此同时,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对李广田也有很大的影响。倘使没有抗日战争,李广田或许会沿着周作人的文章路子走下去。不过,随着抗战的爆发,李广田不愿做亡国奴,不惜跋涉千里,前往国统区。在这千里跋涉中,李广田进一步走向底层民众,他青年时代接受的左翼思想又开始抬头,再加上他的师友何其芳、陈翔鹤等人的影响,李广田开始向往延安。李广田的这一思想转向,在他的自传式长篇小说《引力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小说中女主人公梦华的原型是李广田的妻子,而男主人公孟坚的原型则是李广田自己。在向读者介绍这本小说时,李广田说:“以梦华而言,丈夫所在的自由区是一股引力;以孟坚而言,更自由的天地是一股引力;从敌占区看大后方,有一股引力;大后方以外的解放区更是一股引力。”

向往延安的李广田,最终从书斋中走出来,成为一个革命者。但是,革命历程中的知识分子,处境难免尴尬,因为他们毕竟是知识分子,能够独立思考,善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。对李广田而言,最能体现这一尴尬的无疑是“少年果戈里事件”。

“少年果戈里”是李广田的一个学生的绰号,这个学生热爱文学,向往民主自由,在接受了初中教育之后,就走向了社会。他读了许多文学书籍,经常给李广田写信,信中,他跟李广田谈人生、谈文学、谈理想、谈民主自由等等。

读了“少年果戈里”的信,李广田非常感动,他把其中留存下来的十封信集中发表在刊物《创作月刊》上,希望由此鼓励青年人。但是,令李广田没有想到的是,此文发表之后,由中共中南局出版的《群众》周刊却发表了一篇名为《少年托洛斯基》的文章。文章指控李广田所歌颂赞美的“少年果戈里”是“托派”,李广田涉嫌为“托派”鼓吹张目。

这对李广田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。把文学事件上纲上线到政治事件,这对李广田并不陌生。他当年被张宗昌逮捕,也源于此。可是,张宗昌是反动的北洋军阀。而这一次,批判李广田的却是他向往的光明所在,这是李广田很难接受的残酷事实。

李广田以为这只是偶然事件,在随后的国共内战中,他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进步一方,最终,李广田迎来了解放。新中国成立后,李广田被任命为云南大学校长,他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,最终却没能躲过“文革”的政治风暴,含冤死去。

在反思李广田的命运时,李广田的女儿李岫写道:“其实,更深的悲剧是对历史的必然要求的误读。你以为是理想的东西,到头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;你以为是归宿的东西,到头来却被归宿所吞没;当你悟到这是个错误的时候,你已经处在悲剧的中心而不能掉头。”这段话,形象生动地说明了李广田的人生悲剧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)

靠近舌后部,不像我们,大部分都在舌尖上说话。我一遍遍地练,骑自行车上班,一路骑一路练习颤音,从喉部使劲往外送气,让舌尖不停地从嘴里颤出mmmm……

德语广播讲座结束时进行了考试,考生收听考题,然后答题。虽然规定考试只针对上海市的学习者,但我还是把答案邮寄到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。我原本不抱什么希望,半个月以后,试卷竟然批回来了!我得了94分。哈哈,功夫不负有心人啊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,电台的一位女老师还给我打了电话,指出了我的几个错误,说明为什么破例给我批卷子等等。这么多考生,老师竟然能记住我做错的地方,对我真的是莫大的鼓励。

2007年10月,我在德国班贝格国际艺术家之家做了“中国古诗词概论”德语演讲。当地华人张女士说,王老师的德语没有口音,我们这儿的留学生有的来了好几年,讲德语还有家乡口音。听到这样的评价,我几十年含辛茹苦坚持,也可以问心无愧了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、翻译家)

近日,笔者听说了几个展地不同的著名人物书画展,也抽时间去浏览了展品。几个展览给了笔者一个相同的印象——结帮拉派。这个样的帮派,还不像学术界由于长时期致力于研究学问自然形成的学派,而是以乡籍为域的“乡情派”、以家族为主体的“家族派”。什么“江南江北某族”、“省、市、县某派”的书画大家、巨匠作品展,而且捧场吆喝的也都是以“家乡”人或家族人为主。每个派中,自然都有一个“派头”,大都是当地或家族出来的位高、龄大或在派中社会影

【艺术看台】

学习启功

□朱树松

响大的人物。让人看起来不像是艺术家的成果展现,倒是江湖派别力量的显示和体现。再说,这样的展览,里面水平参差不齐,有的还可以,大多数是因为扩大乡情、族势力量而参与的,作品实在不敢恭维。说起乡情、族情,谁人都有,“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”,总是多几分情感的,但书画绝不会因为“乡情”、“族情”就会成了高水平,人情和书画是两回事。

这种人为制造的派别,犹如江湖上的门派一样,抢山头,占地盘,谁的人多谁的势力就大。笔者在当知青时就常和伙伴们说一句有关粗粮细粮的口头禅:“地瓜一堆也是地瓜,麦粒一颗仍是麦粒。”现在想来,书画界“拉大旗,做虎皮”的“派头”就像麦粒一样,不论他是真的书画大家,还是高官达人,既然掺到地瓜里,虽然麦粒不变,可弄不好还会被成堆的地瓜“埋没”掉。真正的书画家应该向启功先生学习——爱新觉罗是一个世家望族,而启功先生的书画盛名更是望族之望,在享誉国内外的同时,更是直接影响着爱新觉罗整个家族。在上世纪80年代,爱新觉罗家族想以家族的名义办个书画展,因启功是家族的荣耀,邀请启功参加,以“借光”增彩。结果,启功以《族人作书画,犹以形式相称,征书同展,拈此辞之,二首》诗曰:“闻道乌衣燕,新维话旧家。谁知王逸少,曾不署琅琊。”“半臂残袍袖,何堪共作场。不须呼鲍老,久已自郎当。”以真实的古诗话和顽皮诙谐的自嘲予以婉拒了。还有的人,因知道启功的祖上是雍正的儿子、乾隆的胞弟,给启功写信时常冠以“爱新觉罗”的族称。初时,启功不以为意,久之,启功便以“查无此人”退回,并在多个场合说:“从来没有爱新觉罗·启功那样一个人。”因为,启功的身份证和一些正规的档案资料均是“启功”二字。有的人曾向启功请教如何辨别市面上启功作品的真伪,启功却常对人说:“写得好的是真的,写得不好是真的。”幽默之中得见真实品格!

看现在的书画界,真让人为之胸闷,拉帮结派、自吹自擂不说,口里喊着新时代勇于“创新”的艺术家们,却往往走的是不开化的旧时代“江湖”老路,哪里还有一点自立精神?还有的人,拿着书画家的头衔成了“进阶”的资本。笔者觉得,只有心虚力不足、想用人头来补齐的人才好拉帮结派,以“人多声势众”来唬人,才好傍上宗族、高官、洋人、名师,打着他们的旗号来撑门面,狐假虎威。

启功先生的谦逊低调,恰如郑板桥诗赞的“虚心竹有低头叶,傲骨梅无仰面花”,表现了一位艺术家真正的“大”字——正直人格、豁达胸怀、艺术气节与能量自信。顶天立地,独立不倚,是五湖四海的大公,而不是狭隘的门派之争和自诩标榜的私小,是值得当今书画界所有人学习的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特邀顾问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华诗词学会会员)